

玉座珠簾上

高阳 著



内 容 提 要

《玉座珠帘》是长篇小说《慈禧全传》的第二部，分上、下两卷。描写的是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5）清穆宗时期的宫廷生活内幕。上卷叙述的是慈禧斩肃顺后，继续施展阴谋诡计，进一步控制清王朝气权的过程。故事从曾国藩、曾国荃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开始，接着写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慈禧太后和军机大臣恭王逐渐有了矛盾，太监安德海倚仗慈禧的权势，在两者之间进行挑拨，慈禧玩弄权术，打击和削弱恭王权力，以后恭王又乘机东山再起，宫廷内部新旧两派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中间还穿插了捻军智赚僧格林沁，慈禧太后缢死悍将胜保、小皇帝选秀女等故事。这部小说内容丰富，文字流畅，故事曲折，情景逼真，人物性格鲜明，对清王室各种人物的昏庸、贪婪、残暴的嘴脸作了勾画，当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述与描绘也不无歪曲失当之处。作者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革命队伍的观点则是错误的。

本书曾在台湾出版，这次出版前，对原书做了某些校订。

玉 座 珠 帘

上

高 阳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 $\frac{1}{4}$ 印张 2插页 400,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91·841 定价：1.50元

目 录

(上 册)

飞骑报捷.....	1
金陵血战.....	13
初议修园.....	24
将帅不和.....	33
歌舞升平.....	41
宫廷暗斗.....	60
小人得志.....	75
翦除悍将.....	106
贤王被黜.....	162
弟为兄援.....	214
重赞纶扉.....	245
蒙古状元.....	251
痛失干城.....	256
曾侯剿捻.....	270
枢臣督师.....	274
帝师大拜.....	284
深宫亲情.....	309
淮军代兴.....	322
刘鲍争功.....	331
新旧水火.....	355
驱虎惊龙.....	373

吴棠督川.....	380
鲁东会剿.....	386
金戈红粉.....	395
弥河大捷.....	410
两淮风雨.....	422
京畿震动.....	436
春明灯市.....	442
八旗秀色.....	455
天子多情.....	461
御赐绿顶.....	491
合肥入相.....	505
湘阴入覲.....	515
曾侯陛见.....	537
岁暮闲情.....	542
杀机初动.....	552
筹办大婚.....	557
私议出京.....	567
平地风波.....	580
长负君恩.....	591

飞 骑 报 捷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深夜。

京师正阳门东的兵部街，由南口来了一骑快马，听那辘铃叮当，便知是外省的折差到了；果然，那骑快马，越过兵部衙门，直奔各省驻京提塘官的公所。到了门前，蓦地里把马一勒，唏唻唻一声长嘶，马上那人被掀了下来，一顶三品亮蓝顶子的红缨凉帽，滚落在一边；那人挣扎着爬起身，踉踉跄跄走了两步，还未踏进门槛，一歪身又倒了下去，口中直吐白沫。

公所里的人认得他，是江宁来的折差，姓何，是个把总。何把总原是曾九帅的亲兵，打一次胜仗保升一次，积功升到三品的参将，但无缺可补，依旧只好当那在他做把总时就当起的折差。

一看这样热天，长途奔驰，人已昏倒，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了进去；一面撬牙关，把整瓶的“诸葛行军散”，往他嘴里倒，一面把折包从他的汗水湿透了的背上卸下来。江苏的提塘官，拆开包裹，照例看一看兵部所颁的“勘合”，然后顺手一揭，看到油纸包外的“传票”，不由得大吃一惊。

传票上盖有陕甘总督的紫色大印，写明是陕甘总督杨岳

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浙江巡抚曾国荃，会衔由江宁拜发，拜折的日期是六月十六，却又用核桃大的字特别批明：“八百里加紧飞奏，严限六月二十日到京。”

那提塘官赶紧取出一个银表来看了看，长短针都指在洋字的十一上，只差几分钟，一交午夜子时，便算违限，军法从事，不是当要的事！怪不得何把总不顾性命地狂奔赶递。

现在责任落到自己头上了！一想到“八百里加紧”那五个字，提塘官猛然省悟，失声喊道：“莫不是江宁克复了？”

这一喊，惊动了别省的几个提塘官，围拢来一看，个个又惊又喜——驿递是有一定规矩的，最紧急的用“六百里加紧”，限于奏报督抚、将军、学政，在任病故；以及失守或者光复城池，不得滥用。现在江宁军次负责水师的杨、彭二人，以及攻城的曾九帅，联衔会奏，可知不是出了甚么大将阵亡的意外；而且，破例用“八百里加紧”，克期到京，则不是江宁克复，不必如此严限。

“快递进去吧！”有人说道：“江宁到此，两千四百四十五里，三伏天气，四天功夫赶到，简直是玩命儿！可不能在你那里耽误了。”

“是，是！我马上进宫去递。”江苏的提塘官拱拱手说：“这位何总爷，拜托各位照看。真亏他！”说完，他匆匆穿戴整齐，出门上马，往西而去。

照规矩，紧急军报递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径上御前。这样层层转折，奏折到安德海手里，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

“甚么？‘八百里加紧’！那儿听见过这个名目，可不是新

鲜事儿吗？”

见安德海有不信之意，内奏事处太监不能不正色说明：“我也问过外奏事处，没有错儿！江苏的提塘官亲口说的，还说江宁来的折差，为了赶限期，累得脱力了，从马上摔了下来，昏倒在那儿。”

说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但安德海仍在沉吟着，天气太热，慈禧太后睡得晚；天色微明，又得起身，准备召见军机，也就只有这夜静更深，稍微凉快的时候才能睡两三个时辰。突然请驾，扰了她的好梦，说不定又得挨骂。

内奏事处的太监有些着急，他不肯接那个黄匣子，自己的责任未了；而这个延误的责任，万万担当不起，所以催促着说：“你把匣子接过去吧！”等把黄匣交了出去，他又加了一句：“快往里送，别耽误了！”

安德海正在不痛快，恰好发泄到他身上，“耽误不耽误，是我的事儿！”他偏着头把微爆的那双金鱼眼一瞪，神情象个泼辣的小媳妇，“你管得着么？”

“我告诉你的可是好话！这里面说不定就是两宫太后日夜盼望的好消息。要耽误了，你就不用打算要脑袋了！”

安德海又惊又喜：“甚么？你说，这是江宁克复的捷报？”

“我可没有这么说。反正是头等紧要的奏折。”

“何必呢？”安德海马上换了副前倨后恭的神色，陪着笑说：“二哥，咱们哥儿俩还动真的吗？有消息，透那么一点半点过来；有好处，咱们二一添作五。”

一则是不敢得罪安德海，再则也希望报喜获赏；奏事处的太监，把根据奏折传递迟速的等次，判断必是奏捷的道

理，约略告诉了他。

“慢着！”安德海倒又细心了，“怎么不是两江总督出面奏报？别是曾国藩出了缺了？”

“曾国藩在安庆，又不在江宁。再说，曾国藩出缺，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报，与陕甘总督杨岳斌何干哪？”

“对，对！一点都不错。”

于是，内奏事处的太监，由西二长街出月华门回去；安德海命小太监依旧关好敷华门，绕着四壁绘满了红楼梦故事的回廊，到了长春宫后殿，唤起坐更的太监，轻轻叩了两下门。

等宫女开了门，安德海低声说道：“得要请驾，有紧要奏折非马上回明不可。”

那宫女也是面有难色，但安德海已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正管着她；他的话就是命令，不敢不依，只好硬着头皮去唤醒了慈禧太后。

“跟主子回话，安德海说有紧要奏折，叫奴才来请驾。”

“人呢？”

慈禧太后刚问得一声，安德海便在外面大声答道：“奴才有天大喜事，跟主子回奏。”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睡意全消，却不作表示，先吩咐：

“拿冰茶来喝！”

等宫女把一盏出自太医院特拟的方子，用祛暑清火、补中益气的药材，加上蜂蜜香料所调制的冰镇药茶捧了来；她好整以暇地啜饮着——其实她急于想知道那个好消息，却有意作自我的克制；临大事必须镇静沉着，她此刻正在磨练着

自己。

喝完了冰茶，由宫女伺候着洗了脸，她才吩咐：“传小安子！”

安德海应召进入寝殿，望着坐在梳妆台前的慈禧太后，把个黄匣子高举过顶，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低着头说道：“主子大喜！江宁克复了！”

“你怎么知道？”

冷冷的一句话，把安德海问得一愣，好在他会随机应变，笑嘻嘻地答道：“主子洪福齐天；奴才猜也猜到了。”

“猜得不对，掌你的嘴。打开吧！”

于是安德海打开黄匣，取出奏折，拆除油纸；夹板上一条黄丝绳挽着，结成一个龙头，只轻轻一扯，就松了开来；从夹板中取出黄纸包封，里面是三黄一白四道奏折。

黄的是照例的请安折，两宫太后和皇帝每人一份；慈禧太后丢在一边，只看白折子。看不到两行，嘴角便有笑意了。

安德海便悄悄退了出去，轻轻拍了两下手掌，等召来所有的太监、宫女，才又重新进屋，一跪上奏：“请主子升座，奴才们给主子叩贺大喜！”

慈禧太后没有理他，只这样吩咐：“你到‘那边’去看看，如果醒了，就说请在养心殿见面。”

“喳！”

“还有，派人通知值班的军机章京，去告诉六爷，说江宁有消息来了！”

安德海答应着飞奔而去。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的钟粹

宫，绕道坤宁宫折入东一长街，第一座宫殿就是；原叫他看一看，他却叩开了宫门，自作主张告诉那里的总管太监，说有紧要奏折，请慈安太后驾临养心殿见面。

两三年来一直如此，凡事以“西边”为主，“东边”成了听召。慈安太后不敢怠慢；但梳洗穿戴，也得好一会功夫，及至到了养心殿，天色已明，皇帝已上书房，慈禧太后也等了一会了。

先在西暖阁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很平静地说：“我念江宁来的奏折你听。”接着朗声念了其中最要紧的一段：

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发火，冲开二十余丈，当经朱洪章、刘连捷、伍维寿、张诗日、熊登武、陈寿武、肖孚泗、彭毓橘、肖庆衍，率各大队从倒口抢入城内。悍贼数千死护倒口，排列逆众数万，舍死抗拒。经朱洪章、刘连捷，从中路大呼冲杀，奋不顾身，鏖战三时之久，贼乃大溃……。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打断她的话，急急问道：“妹妹，是奏报江宁克复了吗？”

“才克复了外城。不过外城一破，想来内城一定也破了。”

这是应该高兴的绝大喜事，但慈安太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忽然伤感了，却又不肯让眼泪流落，只拿着一块绣花绢帕，不住揉眼睛、擦鼻子。这个举动，把伺候的太监们，弄得惊疑不定，但谁也不敢去探问；站得远些的便窃窃私议，长春宫传来的消息不确，江宁来的奏折，怕不是甚么好事，否则，“东边”何以伤心呢？

慈禧太后是了解她所以伤心的原因的，必是由这个捷报想到了先帝。十一年的皇帝，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内忧外患之中；由得病到驾崩，虽说是溺于酒色所致，但那种深夜惊醒，起身看各省的军报，不是这里兵败，便是那里失守，尽是些令人心悸的消息；加以要饷要钱；急如星火，这样的日子，也真亏他挨了过去。

“唉！可怜！”慈安太后终于抒发了她的感慨，“盼望了多少年，等把消息盼到了，他人又不在了！”

“过去的，过去了！姊姊，今天有许多大事要办，你别伤心了。”

就这一句话，把慈安太后的心境，暂且移转。她的伤感来得骤然，去得也快，欢喜赞叹地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曾国荃到底立了大功，也真亏他！”

慈禧太后的想法有些不同，她认为江宁的克复，不应该迟到现在。曾国荃早就下了决心，要建直捣金陵的殊勋；四月里李鸿章收复常州，朝命进军江宁会剿，李鸿章迁延不进，理由是兵士过劳，须得休息，其实是不愿去分曾国荃的功。倘或没有这些打算，会师夹攻，江宁早就该拿下来了。

“看这样子，仗打得很凶！可不知道人死得多不多？”

“那还少得了吗？”

“咳！”慈安太后又忧形于色地，“仗是打胜了，收拾地方，安抚百姓，以后这副担子还重得很呐！”

这又与慈禧太后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一时也无法跟她细谈；此刻要召见细谈的是军机大臣。

“叫起吧！”她说了这一句，便即站起身来；略停一停，

等慈安太后走到她旁边，才一起缓步到了东暖阁，升上御座。

全班军机大臣，恭王、文祥、宝鋆、李棠阶、曹毓瑛早就在军机处待命，喜讯虽好，苦于未见原奏，不知其详，内城破了没有？洪秀全虽已于四月下旬，服毒自杀；他的儿子，被“拥立继位”的洪福瑱，算是元凶，可曾擒获？尤其是伪“忠王”李秀成，此人雄才大略，不可一世；如果他漏网了，太平天国便不算全灭。

大家正这样谈论着，宝鋆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该递如意吧？”

“啊呀！这倒忘了。”恭王说，“赶快派人去办。”

这是多少年来的规矩，凡是国家有大喜庆，臣下照例要向皇帝递如意；象今天这种日子，如意是非递不可的。

就在这时候，军机处的“苏拉”来禀报：两宫太后已临御养心殿，传旨即刻进见。时间仓促，即使象恭王那样，府里有现成的如意，也来不及取用，只好作罢。

如意虽不递，颂圣之词不可少，所以一到养心殿东暖阁，恭王首先称贺。两宫太后自然也有一番嘉慰之词，然后把原奏发了下来；殿廷之上，不便传观，由宝鋆大声念了一遍，殿中君臣，殿外的侍卫、太监，一个个含着笑容，凝神静听。

由于慈安太后不明白江宁的地势，于是籍隶江阴的曹毓瑛，作了一番“进讲”。他为两宫太后指陈，曾国荃奏折内所称的“外城”，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建的都城；原有十三个城门，本朝封闭其四，剩下正阳、通济、聚宝、三山、石城、仪凤、神策、太平、朝阳等九门；用火药轰开的倒口，是在

太平门，正当玄武湖东南。再往东去，就是钟山；洪军在此筑了两个石垒，称为“天保城”、“地保城”。这年春天，曾国荃夺下“天保城”，江宁合围之势已成；五月间再夺下“地保城”，则江宁的克复，不过迟早间而已。

“那么内城呢？”慈安太后又问。

“内城就是明太祖的紫禁城，本朝改为驻防城，那是不相干的！外城周围九十六里，城基是花岗石，城墙是特制的巨砖，外面再涂上用石灰和江米饭捣成的浆，坚固无比；这一破了外城，江宁就算克复了。”曹毓瑛以他在军机处多年的经验，复又指出：“想必就在这一两天，曾国藩还有奏折来，那时候克复江宁的详情，就全都知道了。”

“那么，”慈禧太后问道：“咱们眼前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先下个嘉慰的上谕。论功行赏，总要等曾国藩把名单开了来，才好拟议。”恭王这样答奏。

“好！马上写旨来看了，让江宁的折差带回去。”

于是曹毓瑛先退了出去，拟写谕旨，除了对曾国荃所部不满五万，在两年的功夫中，将江宁城外的“贼垒”，悉数荡平，现在复于“炎风烈日之中，死亡枕藉之余”，力克坚城，归功于曾国藩的调度有方，曾国荃及各将士的踊跃用命，表示建此奇勋，异常欣慰以外，特别许下诺言：“此次立功诸臣将伪城攻破，巨寇就擒，即行渥沛恩施，同膺懋赏。”写完送进殿去，先交恭王看过，然后呈上御案，两宫太后一字未动，原文照发。

“江宁克复，差不多就算大功告成了。”慈禧太后看着恭王说道：“这几年的军饷，全是各省自筹。现在要办善后，可

不能再叫地方上自己筹款了，户部该有个打算！”

“臣已经打算过了。”恭王答道：“伪逆这几年搜刮得不少，外间传言，金银如海；只要破了他的伪府，办理善后的款项，自有着落。”

“怕不能这么打算吧？”慈禧太后疑惑地。

“现在只好先这么打算。”恭王极快地回答，语气显得很硬，“户部跟内务府，每个月都是穷打算，京里的开销也大，还得想办法省！”

内务府只管支应宫廷的用度，说内务府还要节省，等于要求宫廷支用，还要撙节。慈禧太后已不止一次听得安德海报告，说长春宫向内务府要东西要钱，恭王难得有痛痛快快拨付的时候。她虽也知道，恭王不是肃顺，并非有意跟她为难；但是，他也并不见得如何尊崇太后！

最使她耿耿于怀的是，上个月里，有个名叫贾铎的御史，上了个折子，说风闻有太监演戏，一赏千金；并且用库存的绸缎，裁制戏衣，请速行禁止，以期防微杜渐。这是那里的话？自从国丧孝服满了，每月初一十五在漱芳斋唱戏是有的，何至于“一赏千金”？既然演戏，就得要行头，不能象道光年间那样，戏台上不管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都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行头，身上东一片，西一片，满台摇晃，简直就是花子打架，那又何必唱戏？因此，慈禧太后觉得贾铎是吹毛求疵，非常不满；但恭王却回护着他，不能不下个否认的批谕。

这些回忆加在一起，愈觉恭王刚才说的话刺耳；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那份不快很容易淹没，对恭王的芥蒂也不难

容忍，所以还附和着他说：“是啊，该省的一定要省。大乱一平，那就要‘百废俱举’了，处处都要花钱。而况捻匪还在闹，军费也少不了的。”

听得慈禧太后如此明理，军机大臣们无不心悦诚服。退出养心殿后，又到军机处集议，把曾国荃的原奏，重新细细研究，得出一个相同的看法：曾军围城已久，粮道久绝，城内饿死的人，不知其数，却拚死顽抗，斗志不衰；而曾军在炎暑烈日下，围攻四十余日，死亡枕藉，艰苦万状，则一破城以后，必然是一场穷砍猛杀的恶斗，地方糜烂，难以善后。

因此，这个捷报对执掌国柄的军机大臣来说，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无论如何，这是开国以来第一场大征伐，也是第一场大功勋——乾隆朝的“十全武功”，固然瞠乎其后，就是康熙朝的平三藩之乱，论规模、论艰难，也都不如。戡平这场大乱，自然要数曾国藩的功劳第一，真值得封一个王。可是没有人肯作此倡议。

这时外面也已经得到消息了，起初还将信将疑；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退值回家，纷纷都来打听，正式证实有此捷报，于是奔走相告，传遍九城；这天晚上从王公府第到蓬门荜户，在纳凉闲谈时，无不以此作为话题。

当然，对此捷报的想法，因人而异。流寓在京的江南人，念切桑梓，自然欣喜若狂。再有是兵部和户部的司官，特别兴奋；功成行赏，六部中兵部的司官，直接参预军务，升官一定有望。户部的司官和书办，则可以发财；军务结束，要办报销，江南大营的老帐，且不去算它，光是曾国藩弟兄经手的军费，何止数千万两；不管这些军费来自何处？总要奏

销奉准，才可卸除责任，那时要好好讲它个斤头。

自然也有些比较冷静，同时了解战局的人，觉得总要等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出面奏捷，胜局始定。而且就算江宁完全克复；大江南北，还有数十万洪军，江西和皖南，局势仍然吃紧；浙江湖州，亦久攻未复，则虽得一江宁，洪军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何况江宁外围，象下关等处驻屯的洪军，也尽有反扑的机会，这样一打滥仗，局势如何演变，也真难逆料。

在兴奋焦灼的心情中，等到月底，曾国藩的捷报终于到了。出人意料的是，领衔的不是一手料理军务，主持全般战局的曾国藩，而是坐镇长江上游，因为倚任胡林翼而得克保富贵的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曾国荃拚命争功，而他的长兄则刻意谦让，这两兄弟的性情，何以如此大异其趣，一时都不免困惑。

金 陵 血 战

由官曾会銜的奏折中，和折差所谈，京中知道了当时克复江宁的详情。自龙脖子掘地道，轰出太平门二十余丈的倒口，是李臣典的倡议，而且就由他在“地保城”与江宁城上，清军与洪军炮火互轰、昼夜不绝的苦战中，加紧开挖。到六月十五，地道完工，随即填上六百多袋火药。这天早晨，“忠王”李秀成，还抽调了一批死士，出城猛扑，湘军几乎支持不住，功败垂成。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六，在直射的烈日之下，引发了药线。事先由曾国荃召集部下诸将，征询志愿，排定冲锋的序列；原籍贵州黎平的朱洪章打头阵，第一队从倒口冲上去，“忠王”李秀成亲自领兵拦截，四百多人，全数阵亡；等前仆后继的第二队两千多人，一鼓作气冲了上去，才算站住脚；于是后队续上，分成三路，中路猛冲，左右两路绕城抄袭后路，洪军始有崩溃之势。

血战到夜，只见各处伪王府，纷纷起火，据说“幼主”洪福瑱阁门自焚；而“忠王”李秀成却是被擒了。

曾国藩所开的立功将领名单，李臣典第一，他不在“先登九将”之列，只以挖掘地道成功，为大胜的关键所在，因